price 3 cents.

A dialogue between two Friends

道光十一年孟冬重鐫

張遠兩友相論

英華書院藏板

道光十一年孟春重鐫

張遠兩友相論

英華書院藏板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一回

從前有兩個好朋友、一名張、一名遠、他們兩個人同行路間、相論古今。遠曰、我已聽人說尊駕曾經受了耶穌之道理、而信從之。我看世人論說此事多有不同、且我自己不甚明白。今有兩端、欲求尊駕解之。張曰、豈敢、相公智深才盛、如何倒來求於愚弟乎。但既是相公自所願、則弟應當盡心遵命、請相公說那兩

端出來。遠對曰、好說了。第一信耶穌者、是何樣人、第二信耶穌者、日日之行如何。煩尊駕解這兩端。張曰、眞信向耶穌者、比世人畧不同。遠問曰、有何不同。對曰、他所食的飯、所居的屋、所穿的衣、所行的工、所守的人倫等、大概都與世人的相同、在這各樣未有什麼不同。但其心、行、二者、比世人大不同。遠曰、其心行果若何。張曰、看下幾件、方知其心行如何。第一、其敬止一眞神、而日日拜之、其不敢不如此。遠

曰、我看世人多亦敬神、則何說信者比世人不同呢。
張對曰、世人所敬的各神類、不過係自己手所作、無
用、無能的偶像而已。這是假神、不是眞神、又這假神
係無數的、惟其眞神止一。可見信者比世人不同。遠
曰、這麽講果是不同了。只怕尊駕若言各神係假而
無能的、則人家不歡喜、恐怕有人說尊駕無禮。張曰、
我知道世人不中意聽這個話。從前我自己亦不中
意聽之、但是因爲我那時不多明白、後來更明白些、

方知這話果實在的、絲毫不錯、且因我已改了、從眞不從假、所以多有人毀謗我、說我這樣那樣不好、但我自己心內有平安、故不怕人之說也。遠曰、我自己亦聽得人家講及尊駕幾句、我未必亦有疑。今幸得這便機會、當面聽尊駕自講、是心願久矣。張曰、豈敢。我從前多與世人往來、而與他們同從假神、去飲酒、行婬、說謊、哄人等事、那時伊不毀謗我、不說我不好、但我一改了舊樣、敬事止一眞神、就有許多人欺戲

我、說我這樣那樣惡、就是本家裡、亦有人瞞說我云、既已棄了祖先所役各神、是我不孝。然我本心知不是因我不孝、實是因世人不知其眞神、而從假的、所以欺我也。遠曰、欲尊駕推講些、請問眞神若何。張曰、眞神者、天、地、萬物之原本、是也。其爲全能、至智、至恩、至義、至聖、至憐。遠曰、啊、眞神莫非與個天字同解麽、對曰、不同也。遠曰、有何不同。張將手指向棹子、說道、相公看這一張棹子、是木匠所做的、則棹子、豈是與

木匠相同乎。對曰、自然不同。張曰、而神與天亦然。天
是神所造之物、而神爲其工人、是也。遠曰、我明白。只
常聽人說個天字、是甚緣故。張曰、多有人亂亂說天
地兩個字一連、又有的用個天字以指神、如人用朝
廷以指皇上、一般。遠大奇之、追思良久、就問曰、眞神
是管天地麽。張答曰、然也。其爲天、地、人、物、之主宰、且
萬國之人所應該敬者、獨是止一眞神、蓋賜萬好與
世人者、眞神、是也。遠又問曰、其眞神有別名、沒有。張

曰、有。或曰、神。或曰、主。或曰、神主。或曰、神天。或曰、天地之大主。或曰、一個天字。亦皆有、而總皆指着止一眞神、此是信耶穌者所敬之神也、

第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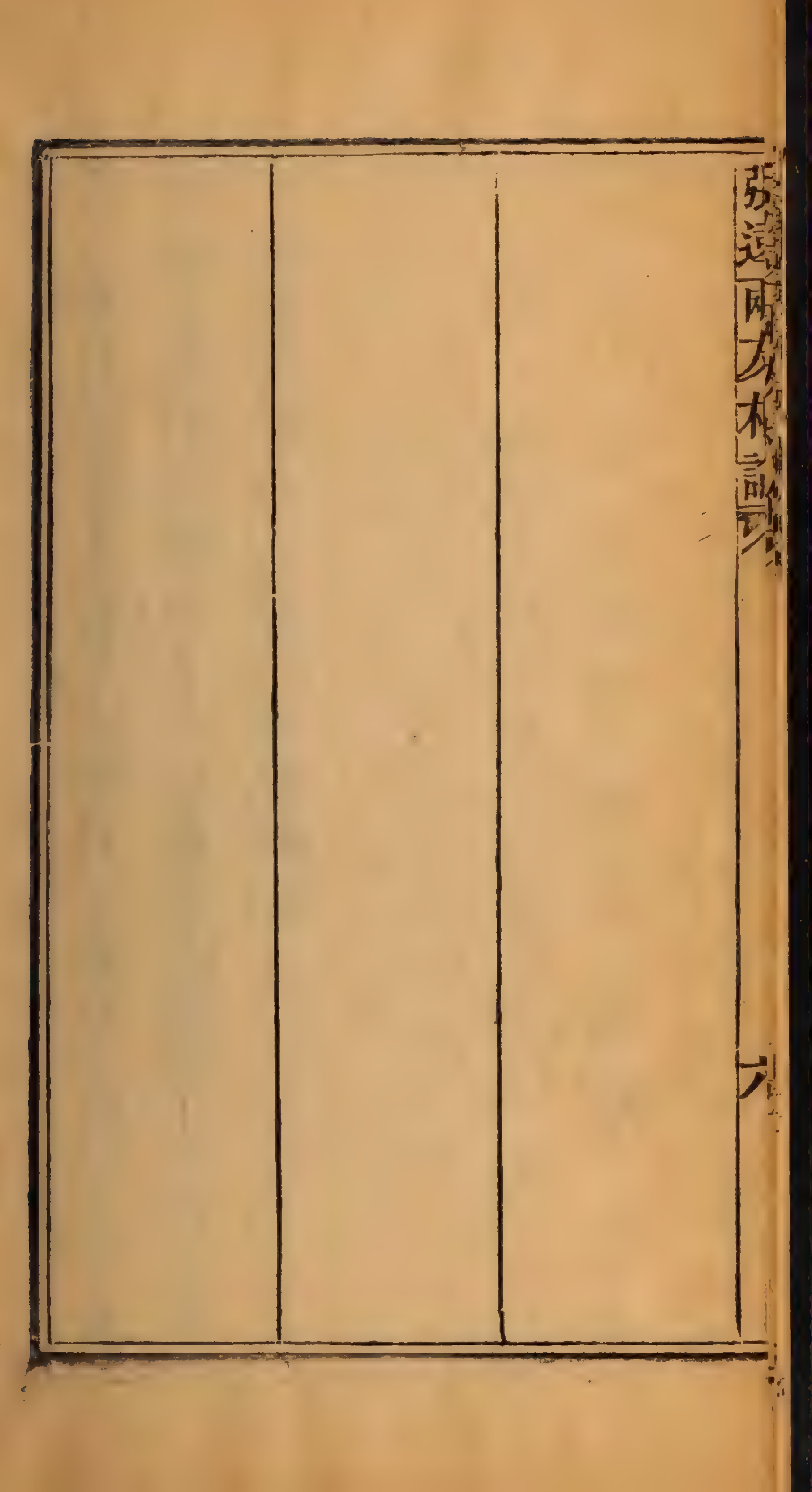
張又曰、今且講第二件、信耶穌者、皆知自己的惡處、皆悔罪、改惡、歸善。比如他向來行過惡、或是役偶像、或是好酒、或是姦淫、或是說謊、或是做賊、或是兇殺、或是邪術、或是高已卑人、或是結仇、或是謀叛、作亂、

等惡、都是他們所必須改、不肯改者、不眞信也。遠曰、這自然是好、但我世人恐怕難得如此。張曰、果是難、因爲我世人心是惡的、不是善的、最緊要、是知自己的惡。蓋不深覺己罪、則不能悔改。我心內若因得罪神、實覺痛痛的悶、我一定就改。遠曰、這樣、則令人心不安、不樂、恐怕多人不中意如此之悔改。張曰、悔改是安樂之開頭。比如、前年我左手臂發惡瘡。我叫醫生來看時、醫生說道、此瘡根深也。當刺開之、使膿流

出來就得痊。不然、怕壞了手臂。我是怕痛、么不肯聽、一日醫生苦苦勸我說道、你怕痛麽。我曰、甚怕。對曰、汝再三想、若刺開瘡、則不過受幾個時辰的苦。不刺開、則怕不止失手臂、就是生命亦難保存。汝細思之、何一爲好、受暫時苦爲好、還丟生命爲好呢。我聽醫生言、則大驚、一連兩日夜、食、飲、睡、皆不得。心又想、早死是難、何不快受暫苦、以長生命乎。於第三日早天將曉時、我打發小童去求醫生。醫生遂來刺開瘡、而

不上半月、手臂痊了、而悔改亦然。我世人個個大得罪了神主、而該當受生前、死後、之苦。然神主有大恩、可憐世人、遣耶穌從天降地、代贖我罪。神主又令我悔改、致受罪之赦。不悔改、則不免地獄之永苦。我請相公想一想、悔改暫憂、與死後地獄之永苦相比、何一爲難乎。遠曰、地獄之永苦、自然難。張曰、悔改是入道之要路。欲得常生在天上者、須從此道而入也。天地之大主、于聖書上、令我世界萬國之人悔改、云、惡

者、宜棄其惡事、不義者、宜棄其不義事、而俱歸神主、蓋神主必將恤憐他、又大施赦罪之恩與他也、信耶穌者、皆是聽此言、致悔改也。後月課講

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三回

張遠二人再相會，遠曰，尊駕前番解悔改之理，我略明白。但尊駕說信耶穌三個字，我不知何意，請教。張對曰，不當，不當。前已解了第一第二件，信耶穌是第三件，今且解之，先講耶穌兩字，然後講信一個字之意。對曰，多蒙。請問耶穌兩個字何意，莫非人名乎。張曰，然也。神子之稱，是也。對曰，神之子誰耶。張曰，眞神

止一、但在其體有三位、曰父、曰子、曰聖神風、此三位非三個神、乃止一全能神。第二位曰神之子、是也。對曰、神之子爲何稱耶穌。張曰、耶穌是西邦字之音、而援救之意、因神之子來救世人、故名。遠曰、神之子是世上一人麼。對曰、神子比人類更尊。萬人、萬物、皆在其手下也。遠曰、啊。莫非是個大聖賢麼。張曰、萬聖賢之首、而比聖賢尤尊、是也。遠曰、比聖賢尤尊、何謂耶。答曰、講人、講教、講功、方知其比之更尊。以人而言之、

則聖賢、雖比凡人更能幹、亦不過是世人、而耶穌却與神主爲一也。以敎而言之、則聖賢所敎人之道理、都盡在五常、五倫、故雖是好、而亦不足爲世人之敎益還有多端重理伊未講得到、而耶穌所敎皆齊備、一端亦不缺也。人該行向神主、向自己、向世人、向親友、向仇敵、向尊上、又向貧賤、都講得到、又不止敎修身、齊家、治國之理、乃又敎去罪、救靈、而得永福之理也。聖賢所敎之道、大槪屬今世眼前之事、未講到死

後之事、像贖罪之理、復活之理、審世之理、永福、永禍之理、皆未曾講之、故似不足也。且聖賢所教之眞理、耶穌亦教之、而伊等未講得到之各件、其亦盡講之也、以功而言之、則聖賢以其道而訓其本國人、以其德而導之、但未曾代人受難、未曾捨自己之生命以救人、而耶穌却不止以教而訓人、不止以德而導人、乃又代萬萬人受難、又捨自己生命以救人之靈魂、又受苦死以免我罪人受地獄之永苦。此苦我世人

自己該受、而耶穌自甘心代我而受、因大愛憐我、故也。且聖賢未行何出人力外之功。像使瞎者見、聾者聽、病者痊、死者活等、皆聖賢不能爲、而耶穌屢次爲之。且耶穌行此出人力外之事、亦非暗中而行之、乃于大衆之眼前而行之。非以法術而行之、乃以神之大能而行之。非爲積財取好名而行之、乃爲醫人、益人、而行之。非欲使人奇駭而行之、乃欲使人明知其實爲救世者。可見耶穌比萬人類更尊貴也。〇遠

曰、如此講自然勝人類遠矣。我心願明曉此理、但向未得如此詳細之解。今甚蒙尊駕之教。張曰、相公固願明曉此理、然非人力所能使汝明白、獨神主之聖神能令你明白。我求相公回家時、到靜處、跪下、拜神主、求神主光照你心腸、方能明白。遠曰、奉教、奉教、回舍下時、則如是行、就是了。但既已解明耶穌兩個字、再求尊駕解信字之意。張曰、信者、人受神恩而信、是也。神主之大慈悲、大恩惠、以耶穌之贖罪、而顯著與

我世人。盡我們皆犯了神主之法、而自己當受罪、惟神大施恩與我們、遣耶穌來代我們當此難、又神在聖書上明示我知凡人實知自罪、又知自己無義、無功勞、又心信耶穌能救他、且不依靠自己、不依靠何人、乃獨依靠耶穌欲得靈魂之救、及永福者、必得救、不致受敗于地獄中、如此行者是信耶穌也。遠曰、不知人自能信、不能信。答曰、人仗自力不能信、要聖神使信生于我心中、方能信也。遠曰、信耶穌者是何益。

張曰、其益大也、一則其人之罪必見赦、不拘大小暗現之罪、皆神所免。二則其人心被聖神風所感化、致使其心爲潔淨、又使惡念滅、善念生。三則受世上艱難時、聖神風是安慰其心、又在至苦難之中、而屢令他大喜。四則、其靈魂得救、不落地獄、乃受無盡之福于天堂、不肯信者、落地獄、那時信者之靈魂、即升天堂。世人之福、到死日就完了、信者之福、却不窮至世世。此是信耶穌者之大益也。後月續講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四回

張遠復相會、而敘禮奉茶畢、二人對坐。遠曰、前番蒙尊駕解信耶穌三個字、今不知又有何教否。張曰、豈敢、相好朋友你我相講、就是了。古人說的好、道理是無窮無盡、講到死亦講不完。前幾次已說、信耶穌者皆敬止一眞神主、皆悔罪、又皆信從耶穌、還有一件、信者皆以天之情爲重、而不留心於地之情、蓋因地

之情不過暫時而存，天之情却永遠而存，故也。遠曰，請教天之情何解。張曰，天之情者有二。善人死後所得天堂之滿福，無窮盡至世世，一也。善人生前所得神主之恩寵，本心之安樂，與凡所需使其靈爲聖潔，二也。此是把今生來生並合爲一。得其前者亦必得其後，不得其前者，亦必不得其後也。來生是繼今生。汝今生尊神主，則來生必有福，汝今生不遵神主，則來生必無福也。遠曰，地之情何謂耶，對曰，地之情者

名、利、權、勢等也。遠曰、我看世人都以地之情爲重、只要飽煖安而已。天之情却不以之爲念、恐不着罷。張曰、自然不着、蓋如此是把人爲禽獸、蓋那禽獸亦喜眼前的事。飽煖安等、難道我的犬不以此三樣爲重麼。遠曰、不錯、但地之情爲現在的、眼能看之、耳能聽之、嘴能嘗之、手能摸之、而天之情爲後來的、眼不看之、耳不聽之、嘴不嘗之、手不摸之、因而世人以地情爲重。張對曰、人多如是、但不想現在的事不能久存、

爲略遠而已、未曾看之好處而勞、且伊所願各好未必得之、雖得之亦不能久存、因是地之情故也。這些人在屬地而更輕之事、雖略遠、尚且肯勤工不息、而望得、何况在那屬天而更重之事、雖遠、豈不更要勞而望得乎。天之情比地之情都不同、凡實心求之、不論貴賤、壯弱、老幼者、皆定得之。得之、亦存至世世、因而信耶穌者皆以天之情爲重也。可見人不以天之情爲念、非但因其爲遠、正因心爲惡、而不愛個聖福

也。遠曰、不錯、古者曾言、善人死、其子孫接繼其福、不
絕于後代、莫不與尊駕之意相合乎。張曰、略不同、蓋
善人未必皆有子孫、而雖有子孫、亦未必子孫皆有
福。且古者言子孫之福、不過指富貴之類、正與今人
所求之福相似、絲毫亦不勝之。富貴之爲福、不能足
人心、不能加其德、又不能久存、此古者言善人子孫
恆產之所謂也。我今言之福、勝於伊所言之福、如人
勝於蟲、如天勝於地、如靈魂勝於骨肉焉。我今言之

福是人死後靈魂所享于天堂也。遠曰、我屢次聽人言人死、靈卽消散。若果消散、則如何享得永常之福乎。張曰、我也屢聽此言、但是大錯了。蓋人靈永不消、永不散、永不沒。身死了、靈恆活、至世世不滅。所以能享常永之福也。遠曰、我素聞人言、靈身二者相屬、相靠。靈在、則身存、靈不在、則身亡。又身活、則靈存、身死、則靈亦亡、看此與尊駕之言不相似。張曰、大不相似。蓋若身死時靈亦亡、則人何貴於禽獸之有哉、而怎

能說人爲萬物之靈乎。且若身死時靈亦亡、則因何人常去山墳拜祖先乎。這拜祭死人一定不好、但以人年年如此行、可知人口雖言靈已亡、而其心却估之還存、蓋若不以祖先之靈爲存、則向誰而獻祭物乎。不講他事、只講此事、則知人人大槪都以靈爲存、不以之爲亡也。且人人都本自然而願得個常久之福、不是常久之福、則不能滿人心之本願、夫今世之福不常久、又不能滿人心之本願、而今世既無常久、

且無能滿人心本願之福、則知來世定有之、不然、則人豈非妄生乎。汝看那禽獸、他的諸願在世素得滿、而獨人之願常不能滿、是何故。定是因今世是不滿福之所、人於來生有常久之滿福。若果有此福、而人死之日屍下土身不能享、則必是靈享之、此是靈常存、不散、不亡也。遠曰、多蒙指教、今纔略明白常言人為萬物之靈、一定有靈常存之意在內。但齊朝武帝時人范縝云、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、未聞刀沒、而利

存豈容形亡、而神在、此話在尊意若何。張曰、依我愚見、此話大錯、蓋刀沒而利不存、此人皆知、然靈神於肉身大不同。身有靈、則活、無靈則死。此是身靠靈、若刀、雖無利而亦可存、此是刀比利更重、蓋雖失其用、其形體倘可存。惟靈之於身若無靈、則身死、形敗、此是靈比身更重也。神之於形不似利之於刀、乃似鳥之於籠。開籠門、許鳥出、其即自飛他處去、而靈亦然。身死、則靈飛他處去矣。神之於形、又似燭之於燈籠

燭在內、則燈籠有光、有用。燭不在內、則燈籠無光、無用。靈在身、則身有生、有用、靈不在身、則身無生、無用、此是靈比身更貴之証也。且靈出于身、即如鳥出籠、而可棲別處、如燭出燈籠、而可安別處、此是靈常在之証也。遠曰、然、但鳥不能常生、燭不能長燃、豈是相似哉。張曰、鳥燭二者有能看能揹之材質、而凡有人所能看能揹之材質者皆必至壞、惟靈無人能看揹之材質。靈是個靈神、而靈神不得致壞也。（後月續講）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五回

過九日後、遠晚上往張屋。張屋右邊有一梧桐樹、枝葉茂蔭甚濃。遠到、見張在樹下坐。張即起迎、兩人敘坐。遠曰、尊駕獨坐于此何故。張曰、古云、一日不念善、諸惡悉皆生。但日裡事多、又常有人來往、致善念難懷、故晚上坐此、靜想。又月明、天色甚美、我喜觀之。遠曰、好呀。尊駕曉天文嗎。對曰、頗曉、但我看天因非要

明天文、乃因爲天之雲、月、星等、如鏡、而明昭著神主之大德、葢天既如此美妙、則造天者神主、更何等美妙哉。遠聽畢、默然良久、如心未曾有這樣念者焉、乃言我未想到此。我一向如鼬鼠住堀內、未嘗舉念向天、未嘗想着造天地者、只想衣食、而已、可惜之極。乃流淚、久不出聲。張慰曰、相公不要太過傷心。汝今所言諒必是真、我自少時亦常如此。近來得知聖書、心一明白、則省悟、如夢醒人、又覺得有如早之光、照我

見弟摩氏第一書第一章十五節

心內。我驚訝，如瞎者初得見然。憶起向來諸罪，猶若昨日行過，又死後地獄之苦，猶若在眼前，三夜不睡，飲食不知其味。我不知如何可脫此苦。一日天尚未明，我起身點燭，看聖書幾篇。有一節云，耶穌降來此世，以救罪人。我眼注在此節，如將溺死者注眼在援他者，我淚如雨下，且憂且喜。看己罪爲無數，則憂。看耶穌之仁愛爲無限，則喜。遂想道，耶穌自天降地，特意救罪人。我是個罪人，故望向他救我，隨即跪下，懇

求神可憐我、因耶穌救罪者之功勞赦我諸罪也。此後我心得安、而至今日不再覺得此世之福樂有味、我敢求相公亦讀那書、又望向耶穌得罪之赦、而相公之心也得安。遠曰、多蒙了、上次尊駕講解靈魂、我略明白、但說及死者復活四字、我不明白、特來請教。張曰、不敢、今夜却將深、怕不能講完、後日是望日、料月必是光、請相公再過來坐講、好不好。對曰、如此甚好。於是兩人遂相拱手而別。後月再講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六回

遠既回家、深想張之言、終夜不閉目、且想且哭。到三更就起身。心下道、我今年已二十六歲、自少時總未想此身內有個靈魂、又未曾一次屈膝崇拜天地之主宰。可惜、我一向都如犬馬焉。其又哀泣而在床前跪下、拜神主、懇求云、天地之主宰乎、必明知我這大罪人。我看自己在爾前不比得禽獸、今我心甚亂疑

狐不能解、不知近來所聽之理如何該信、不該信。我罪惡多於叢林之樹葉、不知如何可免地獄之苦、只得求天地之主宰可憐我、可憐我、照于我這黑夜之胸內使我知此理果由天而來否。又求除去我諸罪如此、則萬死不足報也。此時之前遠總未祈禱也。遠起來到面盆、洗去淚、梳髮、穿衣、而天明時、往去辦事如常。但出、入、動、靜、不能忘記張之言也。於望日晚、遠至張家去。近屋前、乃聽得人悄聲。遂輕

輕前步至門、傾耳在鎖封口、細聽。又將眼窺覷在內、乃看見張與妻及三子、又一個女婢、皆膝跪在地、獨張講、而其餘皆默然。遠方知是拜神、想其家內撞着苦事、或有喜事、故不敢進去、恐有防碍之處。乃遊于梧桐樹下、大奇此事。不一刻張出來、而見遠已至、曰、有罪、失迎。遠曰、豈敢。特來請教。張曰、說那裡話來坐、坐相談、就是了。遠當晚不敢問張與其家拜神之故、乃言尊駕前所說死者復活何解、請教。張曰、死者是

生人身死亡復活者、是死人身又生活也、遠想久而曰、我去年開先父的墓、欲洗骨、聚入金罐、而存留之。我意欲盡寸心的孝。開了墓、看見父親之肢體解離、屍骸已化、則不忍看、乃昏絕於地。傍邊兩個舍弟、與一個隣人、扶我、使坐在墓側草上。他們洗骨時、我坐泣、而想道、前四年、父親眼看我、耳聽我、口教我、手助我、而今其眼安在、却獨留虛眶。其耳已壞、只留耳孔。其口舌、脣、皆成坭土、只留牙骨。其手、足、筋絡、已無、只

啲骨節而已。父親、父親乎。何時再見尊臉、何時又相會呀。至世世不再見啊。舍弟看我如此哀痛、力勸我不要太過傷情、恐衰敗身力、致不能養老母。我聽此言、自勉强略放心、同弟回家。夜夢見父親轉出世、變山羊形、食草在山野。從那時以來、我心不安樂、常想着輪廻。今尊駕講死者復活、我甚愿聽。張曰、死人轉出世成禽獸之形、皆虛話、哄騙愚人。相公不可信之。今所言復活大不同。遠問曰、死者復活果若何。張答

曰、你看這蒼天明月、光星。今晚雖美之至、而無可比、然後來皆必致盡、而完。於彼時萬死者將復活。其塟在地塚、與其沒在海內者、皆然。自天地開闢、至天地窮盡、所有萬萬人、大小、貴賤、賢愚、無一不復活、而各人得其本身。且相公所言先尊翁之貴體、亦必復活。五官、四肢、百體、雖已經壞了、亦必各各得其本當之所、一骨、一筋、一肉、都不錯也。遠聽說及父親、又泣、且問曰、但我看屍絲毫已消、都變爲坭土、則不知如何

能復活。張曰我世人之見識有限。日日在眼前屬地的事、物、多有難盡知、何況眼未見屬天之事、物乎。像前日、我小兒、看我、放一個美花瓶在貯盛盤上來曰、爸、爸、好看。在那裡得這個好東西。我手攜他出外、而將起一塊坭、叫他看、說道、那個美花瓶本來是坭、同這塊一樣。他說啊、等我做一個、其遂將坭在手弄來弄去。我復入屋、不管他。過了半個時辰、他來說做不得。我說、你不會呀。陶人亞平會做。小兒亦難信。夫我

世人多如此兒。人力所能做、伊信之。人力所不能做、伊不信之、却不想在人難行之事、在神主容易。使死者復活、果是出人力外、人不能行。然在人類之上全能神主、無不容易行之。遠又問曰、復活是怎麼樣、是每代有人復活、還是萬人同一時候而復活呢。張曰、萬人同一個時候而復活也。遠曰、死者復活、其身與現在之身相同麼。張曰、同而不同。但今夜已深、不能明解。等第二會再說罷。兩友遂相別而去。後月再講

第七回

後四日，遠請張與另幾友食宴，席散後，遠强留張說道，多蒙尊駕不棄我請，弟實不當。今敢屈尊駕再坐一坐，略推講那晚上所說復活之理，開我茅塞，張曰，豈敢。請相公若有疑，則說出來，某當盡心解之。遠曰，上會所說復活者之身，此現在之身，同而不同，是何解。張曰，說其質樣，則同。至說其情能，則不同人，於復

活時之身質、必如今所有之身質、然、此是質同。又其亦必有四肢、五官、百體、經絡等、皆齊如今所有之身然、此是樣同。將來復活身之質樣與現在身之質樣相同。比如人播何樣種于田。生起來、則見所生與前所播、同一質、同一樣、而於復活人之身一然、此復活身與現在身相同之謂也。遠曰、其情、能、呢。對曰、人現在之身會病、會倦、會傷、會壞、會老、會死、而人復活之身不會病、不會倦、不會傷、不會壞、不會老、不會死、人

見保羅與可林多董書第十五章四十二二節

現在之身是賤的、弱的、又屢次以病傷而醜且臭的、而人復活之身必貴榮、大能、且全美、好看、此人之復活身與現在身不同之謂也。遠問曰、於復活、惡者之身與善者的、同一樣美麼、張曰、大不同。惡者之身必無貴、無榮、無好看之處。但惡者之身、亦必有力、益神將堅之以受多苦。亦必不致再死、益神將存之以受常苦也。遠曰、復活者是再飲食、做工、買賣、嫁娶、像現在的、還是怎樣呢。張曰、飲食、做工、買賣、嫁娶之類、都

屬今世，到復活皆無也。彼時善者皆不勞力，不嫁娶，乃正如天上之神使輩然。惡者獨常受苦，如地獄之惡鬼輩而已。遠曰，然則復活有何意。張曰，其意是使萬人之靈，各與其本身又相合，致各善者在其本身而受賞，其今所用事神主行善的身，必得安，而不是別身。又致各惡者在其本身而受罰。其今所用事魔鬼，行惡的身，必受苦，而不是別身也。求相公細思之。遠曰，奉教。今晚不敢煩尊駕多講。兩人遂相別。後月繼講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八回

到元宵節晚上、遠往張家而近屋、仍聽人聲、似前會一般、但聲出屋左邊一小房裡來。遠乃步至房前、從一眼小藤窓向內窺看、見張獨坐几上燈前看書、看畢一篇、放書在架上而跪下、自言自語。遠不能聽得出料是拜神、所以離屋往梧桐樹坐下、待張出來。坐間遠心內想道、我前一次來這裡見他同家人跪下

祈禱、今晚見他獨在跪下祈禱、又兩次連神臺、香燭等、皆不曾見、此人甚可異也。不上半刻張自出來。見遠在樹下坐、說道、契友已來此、而弟未迎、實是失禮、求相恕罷。對曰、說那裡話、我剛纔方到。張曰、今晚元宵、我想相公或有請朋友、或被人請、或同朋友遊玩、不料竟來舍下。遠曰、昔我亦常與幾友玩耍過此節、或點燈、或結綵、或舞龍燈、或燒花炮等事、但自近來蒙先生之教、無喜于這樣情事、看來都是費時、費錢

而已。張曰、不錯、我亦看是如此。遠曰、我有一件要問尊駕、求尊駕恕我無禮。對曰、好話、請說出來。遠曰、我往日晚來府上門前、得見尊駕與夫人、少爺、千金等皆跪下祈禱、又今晚再見尊駕于那小房獨在祈禱、不知何意、請教。張曰、此都我世人所應當行之事、蓋在上天神主爲我人類之大父、其常賜萬好與我們、而我們該行孝與他也。夫眞孝有二分。敬父母一分、順父母一分。敬亦有二分。內一、外一、而在此亦然。外

敬者內敬之証、有其外而無其內者、假也。有其內而無其外者、缺也。夫我或與家人、或獨在祈禱、並欲敬神主之意。遠曰、啊、我前來此是十五日、今亦十五日。我常聽說君子的人、每月初一十五定要拜祖先與各神、諒必先生亦是如此。張曰、不然。我所拜者、獨造天地之神主而已。遠曰、拜神還是初一及十五拜、還是一年中有拜多少呢。張曰、我看祈禱神、比飲食更爲重、一日亦少不得。我早晚與家人拜、又凡有閒時

獨在拜。遠曰、要兩樣拜麼。對曰、兩樣有益於人。同妻小家人等拜神主、此是大家同認大家之罪、同求神主赦免、及保佑大家、大家同謝大家所共得之恩。又是教家內諸人敬神主、行善。且神主看一家如此行、其更加恩與之、故與全家拜大有益也。遠曰、請問與家人拜有何規矩。張曰、人齊到時、我就讀聖書幾節與大家聽、或讀白文、或先讀白文、而後註解、或自己講解些。如此畢、我就與家人等詠聖詩幾節、然後大家跪

下、而我就祈禱也。遠曰、獨在祈禱呢。張曰、我凡有閒、不拘早晚、到靜處、或在園內、或在此樹下、或在那小房裡、而或走來走去、或坐下默想。又看聖書幾節、細省自己平生之事、再思量每日之行、又跪下祈禱神主、認我一人所有之罪、謝我已所受之恩、又求神賜恩助我去惡從善、且在靜處因無人看、聽講、故方便行此事、心更有安、思更不亂、又神主看人隱祈禱、其則大施恩寵與之、此獨在祈禱有益于人也。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九回

遠曰、亦好、只怕像我貧窮做工的人、不得閒行這麽多事。對曰、此事是在心實不在時久。每日二三刻亦彀。看來別人日日所用說閒話之時、比我日日所用拜神主之時、又多。遠曰、如此是好、則必致財盛、名揚、後人多、蓋鬼神無私也。張曰、此皆未必、且我拜神主、非因欲得財、名、後、乃因欲神主免我罪、潔我心、救我

靈、祐我身之意。一個人的心常留滯于財名、後之類者、似猪常喜居于垠塗中焉、何足全人之事哉。且富貴之屬、亦不歸鬼神所管、是歸天地之主宰神主所管。今世之福、與善人在復活後所得之福、皆神主之賜也。遠曰、說到復活兩個字、則使我憶起先生昨次所施之教、今晚來意特求先生推解些。萬人復活後、不知還有如何、請教。張曰、萬人復活、則先分為二隊。從開闢天地以及天地盡、萬代萬國之善人、皆歸這

一隊又從闢天地以及天地盡、萬代、萬國之惡人、皆歸那一隊、然後有審判。遠曰、審判如何。對曰、是這二隊人被耶穌所審其各人生前的善惡、又依各人之善惡審斷之。遵神主、而行善者、耶穌將定之得永福于天堂。不遵神主而行惡者、耶穌將定之受永禍于地獄。求相公細想此事、蓋汝我亦必被此公義之審判。汝欲在善隊乎、欲在惡隊乎。遠曰、自然欲在善隊、只怕不能得如此、蓋我罪甚多、我心甚痴頑、自己是

惡又四面周我有一惡世界、內外有敵攻我、所以致得成爲善、是天下至難之事。張曰、說得甚着、但我人之罪、雖多、若眞心求神主、則其必因耶穌之功勞而救我。我心雖痴愚、如禽獸、又硬頑如鐵鋼、神主之聖神能感化之。我內外之敵、雖衆、且詭、且力、神主之大能必助我勝之也。遠曰、蒙教、蒙教。二人講至夜深、葢張自己心注于道理、喜講之過於喜飮食、又遠雖還不明曉、亦覺得有點味道。其心倘如黎明時、半黑、半

白、但其願明白如渴見水、所以二人不疲倦也。要別時、遠曰、此是靜處、又夜已半、人人皆睡、不得見聞、故我求先生在此、替我祈禱神、致我以後自更知該如何祈禱。張曰、好。二人遂跪在梧桐樹下、而張舉眼手向天祈云、至上帝神主歟、是見我二人在此。我平生之念、言、行、無一神主不明知。萬惡爲神主至恨、而必公義賞罰善惡。我二人略知自己之罪惡、過失、又今認之于神主之前。我們又覺得自心是惡的。我罪人

實當受神主之公怒于地獄至永遠。我們在自己實在無善義、無功德、無心力、只得望向神主、求俯視我我們已聞耶穌曾來此世間、代人類贖罪、故懇求神主看耶穌而因其之名、赦我二人之罪、光我心、潔我思、助我今遵神主、改舊惡、常行善、守本分、又求神主到我二人死日、即救我靈魂、且到大審判之日、祐我身靈並得永福于天上。我心願如此也。祈禱畢、二人遂起身、施禮而別。後月續講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十回

遠回家、一路思張在祈禱所說之話、心下想道、此人奇怪得很。我看他日日行好、又人人都說他是個善良、不多事之人、而他自己祈禱時、却說有罪、說心惡、又說該受天之怒等話、不知何故、第二會我定要問他。三日過後、遠於晚間赴張家裡去、欲聽他推說上晚所講之道理。到時張已出來、而坐在梧桐之下、見

遠來、乃起身作揖、而曰、相公、請了。對曰、有請。二人遂坐、張問曰、相公有甚新聞。答曰、未有、特來請教。蓋人人都稱先生爲好人、我亦想先生有非常之德、但那晚上、同我祈禱時、先生認了罪、說自己心惡等語。夫如我凡夫用這樣話、是該的、但先生這麽善的人、用之、不知何故、定要請教。張曰、豈敢。人只見外面、不能見內面。惟神主連內外都見得明白。又且人見人與神見人大不同。世人所最愛最讚之人及事、屢次爲

神主所至惡、又世人所最惡之人、及事、屢次反爲神主所至愛、故我自察時、不可照人所說及我們、而自審也。我們日日之出入、坐起、動靜、行止、睡醒、言思等、都神主所細察、而必見無數之罪在我諸事。不要說我、就是古今大聖賢、若是神主嚴究及他們之罪過、則無一得算爲義、而況我乎。因而我不敢懷自義之心、只得在神主之前謝罪、求神因耶穌之功勞、而赦免我也。還追想良久、不再問及祈禱之事、乃曰、先生

那晚說審判後、萬善者升天堂、又萬惡者落地獄、請推講些與我聽。張曰、死後之事難解、因為在今世上無禍福似死後之禍福。蓋世上之禍福並有限、不能常久。現在最有富貴快樂、受用之人、不能多年如此、三寸氣一斷、皆休了。又最受貧窮饑寒、艱難之人、亦不能多年如此、臨命終時、此等苦、亦皆息了。惟講到死後之福、是存至永遠世世。蓋在天堂善人之身不再病、不再弱、不再死、乃壯力、爽快、好看。又其之靈心

亦無懼、無慮、無憂、無惡念在內、無惡惑在外。乃在神主之面前、極平安、喜樂、且智深、德全、福盛也。今世所有諸難、善者皆得脫出。又今世心上不能度到之福、皆必得享、而俱存之、至不盡于世世、美哉、美哉、死後之福也。勸賢兄細思之。遠曰、甚蒙、甚蒙。又煩先生略說死後之苦若何。張曰、古者曾云、惡有惡報。夫惡報不但在今世、亦在來世。蓋惡人在審判後、身連靈並必落地獄而受無窮之苦。其身體常受苦難之極、而

至世世總無安。其靈魂亦常受懼怕、憂悶之極而至世世總無福。其今世所有之好處、必盡皆失、而至永遠不能再得之。其諸罪之罰、都必降落于之。其必同惡鬼相住、而永受神主之公怒、苦哉、苦哉、死後之難也。敢勸賢兄細思之。蓋落入那受惡報之所在者、至永遠不能再脫出、故當早求避之。又升到那得善報之所在者、亦不能再失去、故當早求得之。今彼可避、而此可得、惟若現在不轉心歸神主則兩樣未必也。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十一回

夫張既說畢天堂地獄之道、遠則告辭、回家。當夜不能睡、乃出門至花園中、且走、且坐、深想永福永禍四個字。心下道、今世之福不長久、不盛滿、且雖得而未必能彀幾日享、亦未必能彀傳之與子孫。憑子孫得之亦未必有大益于其身、反恐怕有害也。我曾求世福已久矣、而至今日尙未得。何故又要再求之。我一

向只以此身爲念、都未有思想我不死不滅之靈魂爲貴、眞爲可惜也。遠乃舉目向天、心下又道、在此青蒼之上、在此各星宿之外、離日月甚遠、有滿福之所、神主之殿。萬聖萬善、都必至永相會在彼所、而常讚神主不息。其身無難、其心無悶、無罪過、無害怕、其之德成全、其之福無窮、眞眞爲可愛之至矣。只怕我此大罪人不得進那青蒼上之天堂。其是潔淨處、凡有罪染者、定不得住于彼、而我一身一心、都是罪惡了、

都是染汚了。如何得去此罪惡、如何得雪此染汚乎。我面手汚、我衣裳穢、則用水、用竈灰、川鹼、用人力、而可淨之。然我此心、此靈、那有能淨之之水、之竈灰、之鹼、之人力哉。遠又走來走去、如半生半死之人、心甚欲在死後得升天堂、而亦不知道如何則可、其又想道、若在死後獨有福而無禍、則死易、而無用怕之。然又有那地獄、卽滿禍永苦之處、而未曾得赦罪之萬死者都在那裡、必受苦、受不盡于世世之禍、惜哉、惜

哉、恐怕我不得免此苦、恐怕我無脫此禍之路。嗚呼、今世之苦不幾久就完、來世之苦乃世世不完矣、不完矣。我若不得罪之赦、乃到氣散時、我此寶貝之靈魂、即墜于那永禍之處、則比禽獸更不堪。馬牛生、無罪、死無苦。而我一生都是罪、而想到死亦怕難免那苦罰。福哉、你飛于天空之鳥也、汝一死就歸土而完、苦禍、並不怕矣。福哉、汝喂于草野之畜獸也、汝一死亦就歸土而完、苦禍亦並不怕矣。福哉、汝游于洋

海中之鱗介也、汝一死亦歸土而完、苦禍亦並不怕矣。汝各類之肚飽、則安、無記前非、無慮後禍、無良心之責、無落地獄之懼也。不像我此罪人、時時有過犯、而至死日必入永禍者、哀哉、哀哉。我若曾死于母胎中、豈不爲好。因何得長命致罪惡日深、月增、年累乎。我若原爲石、爲木、爲禽、爲獸、則比我今有人之形、人之靈、而至死就必入那永不滅之火者更好萬倍。我這幾年有何益于我。豈非只爲積累後禍而已乎。我

豈如此園內之菜、之花、今無過、後無苦之好乎。一年受苦、人都以之爲難。十年、百年、千年、常受苦、而無一時一刻之安、甚爲可怕。然則千萬年之苦、雖可怕之至、而亦不算得無窮、無完、蓋那千年必有個末年、那萬年亦必有個末年、而那千萬年閒所受之苦、亦必有末而盡之日。然永遠之世世有誰能算之乎。其到何時而盡哉。到何時而至半哉。地獄之苦到何世而減少乎。至何日而完畢乎。我此首上之髮、那山林樹

之葉甚衆、爲人類所難算、而亦不爲無盡、無限。蓋此首上之髮、那林樹之葉、雖多、而其數亦有限、不說得無盡。惟獨永遠之世代、月年之數、眞爲無限、無量、正如戒指、無首、無尾、轉來轉去、總不見其盡頭也。遠終夜如此思想、不知不覺而天就曉、周圍山頂、樹杪、屋背、漸顯。不久而太陽初臨、霞光布護、向西山高頂射出輝耀、散開黃金、眞爲可愛、可美矣。然遠之心不安、故不以此爲悅、蓋其怕天堂不能得、地獄不能脫、所

以心下又道、此大美、何與我哉。不數年而我目必不再見光亮、我此得罪天之人一死、即落那苦獄、那永黑無光之所。嗚呼、我果不如未生者矣。遠怕人知覺其終夜在園內之事、故回屋、洗臉、換衣、去做工夫、且白勉强飲食如常。但手雖勤攻、而亦不想所行、且雖飲食、而亦不知其味。且行工、且歎惜、想到晚上、必到張之家去說他知其心事。後月接續

張遠兩友相論

第十二回

夫遠到時、張纔畢晚飯、遠坐、張乃將他一看、見他面有悶色、乃問曰、相公金體與府上都平安麼。對曰、托福、只我一人心內不安。張曰、有何不安。遠乃以昨夜園內之心事說他知、且又泣如雨下。張慰之說道、請相公放心、勿怕。我看汝園內之心事、眞爲佳日之初曉。如刺瘡必先有痛。膿血出、則瘡始醫。夫眞願永福

而不能得之者，未之有也。真懼永禍而不能獲脫之者，亦未之有也。蓋神已定一大路，要萬人從之，致可避逃永禍，又可進前向永福。夫凡真願永福，真懼永禍者，無一不喜從此路。不肯從此路者，則其之願懼，並非真也。遠曰，我今如盲者，黑中摸索，尋道而不遇之，求先生指教。張問曰，相公以為此心事由何緣而出。遠對曰，我看都是因想我罪惡之為多。我此小可微物，曾多多得罪神天。神天至義至公。我此罪人實

該受神天之大怒、我又怕神天不言免我罪、又有一件、倘若神天今日赦我、照顧我、則我以後自然該當行善、然而我覺得在此胸中、有個惡心、不能免之不發、我恐怕不久而我之罪又加一倍。張曰、相公向日有此樣的思念否。遠曰、都未有。遂將手指着張之狗子而又說道、我一向都如此隻狗子一般、肚飽、身煖、就安。天之大道、又永福、永禍、與自己靈魂等、我總不以之為念。因近來蒙先生之教纔略悟。向日我常想

我一人如他人一樣善、且比隣舍之大半還更善些。蓋那時我心下以爲我此人有甚麼大惡。不曾殺人之命、不曾偷人之物、不曾欠人之錢、不曾燒人之屋、又也我不曾不孝兩親、我亡父母並已安樂下土、且我不曾溺女、亦不曾作亂、煩惱于村中。人人都說我是善良的人。我向來有這般樣的思念、而現今我却看自己之惡爲過於周圍諸隣舍人之惡、且我所有行幾件善事、今不以之爲善、蓋行之之時、我心意屢

亥不正、在普天下萬國人中、若有該當受那永禍之一人、我就是其人。不知道我向日之思念、比今日之思念、爲何如此大不同。張曰、向日心暗、今日心略明、是此故耳。比如夜闇走于黑暗中之人、其身若有汚穢、其自不知覺、等待天曉時、那穢汚之處就始露、而日越光、其穢越露、而相公亦然。非因汝今有多罪而向無罪、乃是因汝今知自罪、向不知之就是了。我世人自少時、都有罪、而知己罪者甚少。我恐怕多有人

平生不知自己之罪、待其死時、靈魂即落地獄受苦、方知其罪、但此是遲了。那時要求赦、不能得赦。要求得出其永禍之所、不能得出。要求得到天堂、不能得到。今汝略知覺自罪甚爲幸、蓋只生前有救、死後則無救也。張未講畢、忽有個隣人姓東名知、有點事來求見者。張對遠道今有個朋友來、要同我說話、求汝進我屋左邊的小房坐下、看書、我就回來。遠乃走前、入小房而坐、細想張之言、而心又更不安、想道生前

可有救、死後則無救。但我此生命不定的、或明日死
亦未可知、且我今晚若不得罪之赦、至明日則不知
如何、此關係甚爲重矣。不久張進來道、古人云、君子
以書爲友、以靜爲財也。相公有何妙思、劉曰、我無妙
思、只鄙陋之思而已。我心實不安、我罪爲重擔、就是
泰山亦不比此之重。先生若知去罪之道、則求指教。
張見其心如此急迫、乃自書架上取下一部八本書、
名曰新遺詔書、而說道、我頗頗看過古文、時文、經書、

平生不知自己之罪、待其死時、靈魂卽落地獄受苦、方知其罪、但此是遲了。那時要求赦、不能得赦。要求得出其永禍之所、不能得出。要求得到天堂、不能得到。今汝略知覺自罪甚爲幸、蓋只生前有救、死後則無救也。張未講畢、忽有個隣人姓東名知、有點事來求見者。張對遠道、今有個朋友來、要同我說話、求汝進我屋左邊的小房坐下、看書、我就回來。遠乃走前、入小房而坐、細想張之言、而心又更不安、想道生前

可有救、死後則無救。但我此生命不定的、或明日死亦未可知、且我今晚若不得罪之赦、至明日則不知如何、此此關係甚爲重矣。不久張進來道、古人云、君子以書爲友、以靜爲財也。相公有何妙思、對曰、我無妙思、只鄙陋之思而已。我心實不安、我罪爲重擔、就是泰山亦不比此之重。先生若知去罪之道、則求指教。張見其心如此急廹、乃自書架上取下一部八本書、名曰新遺詔書、而說道、我頗頗看過古文、時文、經書、

子史綱鑑等書、而雖多有好在其內、然自首至尾、未有明說去罪、救靈魂之道。除此一部書外、我未嘗見何書能明講此兩件、在這書之第四本、有幾句、求相公細看之、遠取書看。書云、神愛此世、致賜已獨子、使凡信之者不致沉忘、乃得常生也。遠曰、我不大明白、煩先生解之。張曰、我不知相公在那一處有不明、求汝說出來、我雖不才、亦當遵命。遠遂問曰、神字是鬼神之神、還是怎麼說。對曰、不指鬼神、乃指造成天地

見若翰福音書第三章十六節

萬物之神主也。遠曰、世字、是世代之世、否。對曰、這裡不講世代、乃言世間之人也。愛字、汝知其意否。遠曰、是親愛之意嗎。對曰、略不同、是恤憐之意、言神天大發其恤憐與世間之人也。問曰、怎麽樣發其恤憐呢。張曰、底下之字語是其解、即所云、致賜其獨子。遠曰、其獨子何解、對曰、其神主也。獨子、神主之子、耶穌、就是我前幾日同汝說的救世者也。遠乃恍然有記、又說道、致字呢。對曰、致者、至極也。言神主所發之此恤

憐眞爲無限無量、在天在地在人間、總無可比。遠曰、贖字、是神主賜好與其子麽、張曰、不是、不是、這賜字、言神天大施共無限之恩與世上人、而賜其子耶穌降地受難、受苦死。遠曰、爲何死。曰、其欲代我人類贖罪而使萬人中凡信從之者、不致死後沉淪于地獄、乃得永福于天上、此其受難之意。遠曰、我之罪太過重、恐怕神天不肯赦我、又不肯賜我得此永福、遠曰、汝要依靠救世者勿疑、勿違神天之命、則必得救也。

終

Title: 張遠兩友相論 Chang Yüan liang yu hsiang lun(A Dialogue between two friends, Chang and Yüan)

Place: Hong Kong?

Publisher: Ying Hua Shu Yüan.

Date: 1831.

1 v. (42 double leaves)

Text: in Chinese.



